



吳奔星

語文教學新論

黎錦燕題

吳奔星

# 語文教學新論

朱錦題

之六



魯迅先生紀念社 出版

張家口 兵華書店 發行

語文教學新論

之教範卷之六

著者：吳 奔 星

出版：察哈爾文藝社

發行：張家口 新華書店

印刷：察哈爾日報社印刷廠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再版

B. 3000—6000

## 文教叢書編輯引言

根據目前工作上的需要，我們有計劃的從全國報紙、文教刊物選擇文教工作的良好經驗，和有步驟的學習蘇聯文教建設的先進經驗，編印文教叢書。

為了照顧到今天教師們的基礎，我們選編的資料從內容上說往往是着重實際經驗較多，理論較少；從類別上說，屬於小學教育工作較多，屬於中等教育工作的較少，同時工農教育工作也作到適當的分量。這樣配合察哈爾文教行政領導意圖，進行有計劃地提高廣大教師們的理論和業務水平，文教叢書就是為了這樣一個目的服務，根據需要，分期彙編的。

因為資料和我們理論業務水平的限制，編印的叢書必有許多缺點，我們企待各地文教工作者能不斷地給我們批評和指正。

## 語文教學新論

一、自序	(一)
二、試論中學國文課本的選編	(四)
三、試論工農速成中學的語文教學問題	(一四)
四、語文教學的基本任務	(二七)
五、我怎樣進行語體文教學	(三七)
六、論國文教師應善於依靠羣衆並結合文娛活動	(四五)
七、我在工業學校怎樣搞課外寫作教學的	(五七)
八、中學生的文學教養	(六五)
九、略論課外閱讀問題	(七一)
十、怎樣做國文科的教案	(七六)

## 自序

這兒收集的幾篇文章，都是以學習的態度用新的觀點寫的，所以叫做「新論」。

因為不是一下子寫成的，寫一篇發表一篇，其中有些見解就不免重出，但解釋却有詳略之分。如果套一句成語來自我解嘲的話，也可以說是「吾道一以貫之」。雖然意見不太成熟，不太深入，但我的寫作態度却是嚴肅而老實的。我並不自詡為「一家之言」，也無板起面孔教導別人的意思，只是提出一些問題供大家討論，提供一些方案供大家參考，發表一些意見請大家批評。

大概說來，這本小冊子，或許可以幫助一個語文教師解答下面一系列的問題：

- 一、如何選擇教材？
- 二、課本應怎樣編輯才合乎理想？

- 三、如何指導學生預習？
- 四、文言文與語體文的教法有何不同？
- 五、語文教員的基本任務是什麼？
- 六、一般的教學過程如何？
- 七、如何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並表現學習效果？
- 八、習作應如何出題？如何批改？如何運用批改符號？
- 九、教學上的困難應如何解決？
- 十、語文教學小組要怎麼搞才好得起來？才不致流於形式？
- 十一、教案是否必要？該怎麼作？
- 十二、文藝作品該怎麼教？怎樣分析？
- 十三、怎樣為學生選擇課外讀物並指導他們進行有效的閱讀？
- 十四、「朗讀」及「漫談」在教學過程中的重要性如何？
- 十五、政治思想教育如何貫徹於語文教學中？
- 十六、新型的工農學與普通中學的教材教法有何不同？
- 十七、語文教學怎樣與文娛活動相結合？

十八、如何找比較教材及參考資料？

十九、教員走「羣衆路線」對教學上的幫助如何？

二十、如何批判教材的優缺點？

上面二十個問題，本書或多或少都已談到，並且都有相當有效的回答。這些都是作者從事語文教學二十年來的一些經驗之談。這些經驗之談，如果溯其淵源的話，首先得感謝黎劭西（錦熙）師及葉聖陶先生的言論或文章；不可諱言：我是受過他們的指導（指黎）或啓示（指黎和葉）的。大家讀了本書，如果再去閱讀他們兩位關於語文教學的文章，是會收「相得益彰」之樂的。

本書的出版得『察哈爾文教』編輯室諸位同志的鼓勵與幫忙，特致由衷的感謝。

一九五〇、十、一、國慶一週年於北京。



## 試論中學國文課本的選編

——怎樣才算是一部比較完善的中學國文課本

最近幾個月來我先後看過大學國文（現代文之部）上葉聖陶先生寫的「序」，觀察雜誌上王泗源先生寫的「新的中學國語文課本該怎樣編？」（六卷七期）陳治文先生寫的「論中學國文課本」（六卷十期）及新建設二卷二期上宋雲彬先生寫的「談中學語文教學」（下文所引各先生的話，不再註明出處。）和散見在其他雜誌報章上有關語文教學的一些文章，頗有所感，我也想就中學國文課本的選材及編輯方面發表一點意見。自問不是來湊熱鬧，而是因為時人對這方面的意見尚未趨於一致，而且一時也不會趨於一致，不必趨於一致，我來參加討論似乎不算多餘；同時，現行的臨時性國文課本有許多缺點，差不多已為國文教師及有關的專家們所公認；政府有關部門大概也有同感，聽說要編輯「一部比較完善的國文課本」，果真「恭逢其盛」，我來貢獻一些意見，或許也有「一得」之助。不過，我不打算高談闊論，只想簡單扼要地說了出來。

### 一

葉聖陶先生說：「大學國文的目標就在乎提高同學們的閱讀能力跟寫作能力」。我認爲不但大學

國文如此，中學國文也應如此。不過大學國文的目標是注重提高，中學國文的目標那就要注意掌握。只要能使中學生確能掌握閱讀跟寫作的方法與能力，其餘的目標（假如還有的話）也就會跟蹤達到。但是過去及現在的中學國文教學達到了這一目標沒有？我想普遍的答覆都是否定的。因為顛撲不破的事實擺在眼前：中學畢業生的寫作能力太差，從而也了解他們閱讀能力也差。這個差字的含義就是他們寫文章還寫不通（姑不論內容充實與否），看書報還看不懂，或看不透澈。今年二月重工業部直屬北京工專招考新生（招收高中畢業生），我被邀閱卷，近兩千本國文試卷，我及其他閱卷的人竟難發現一本是真正完全通順的，試想這情形够多麼嚴重！難道國文不通的學生才來學工嗎？我想不會這麼簡單。根據一般性的了解，中學同學們寫作不通，恐怕是一個普遍的現象。（自然也有例外，不過爲數不多。）

爲什麼中學生寫不通文章？我推想這是由於中學生還看不懂書報；不能好好地吸收，也就難於好好地表現。學「文字」正好像學「語言」：你聽不懂廣東話、上海話，你就一輩子也別想把廣東話、上海話學會，學到家。同樣，看不懂普通的書報，也就寫不通普通的文章。我想這一推理很少甚至絕無例外。

再說，中學同學學習國文六年之久，還看不懂普通書報，寫不通普通文章。本也令人懷疑，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就學生說：這是學得不好。就教員說：這是教得不好。如果彼此推卸責任的話，學生可以說：這是教員沒有好好教；教員也可以說：這是學生不好好學。我想都有道理，而道理都不能概括全面。「都有道理」是因爲的確有好些學生沒有好好學，也的確有好些教員沒有好好教；「道理都不能概括全面」是因爲的確有好些學生是用心學的；也的確有好些教員是教得不錯的。而結果都不討好，就不能不再往下推，說國文課本「編」的不好了。

舊社會的國文課本存在不少的缺點，不用多說；就說現在被採用最多的初中國文（王食三等五人

合編，新華版）及高中國文（周靜王樸合編，新華版）吧，也是缺點很多的。（當然也有它的優點）選也選得不好，編也編得不好，實不能爲賢者諱。選文的作用，正如宋雲彬先生所說：是「各類文章的樣品」，必須都能起示範作用值得精讀的——百讀不厭的。其目的是使學生藉此吸取正確的寫作方法，同時作爲進一步閱讀與「樣品」相關的成本書籍或散篇文章的橋樑或引子。但是檢查一下現行高初中國文課本的選文：如果給一般人當雜誌般地閱讀，那差不多全是好文章，思想性及藝術性都够水平；但是採作中學國文教材，當一種工具看，就發生了問題；就篇幅長短說：有多少是適合並且值得精讀的呢？就文字淺深說：有多少是適合並值得精讀的呢？就內容性質說：有多少是適合並值得精讀的呢？我們的答覆是只有十之一二够樣品資格，能起示範作用，值得精讀的。其他的不是太長，就是太深，不是結構鬆弛，就是內容枯燥，都不大適合中學青年的心理生理條件而值得他們去琅琅傳誦，孜孜學習的。

至於「編」的方面，高中國文除了將本文按體裁及性質稍微排列了一下外，看不出編者費過什麼心思及工力的痕跡；初中國文好一點，附了一些參考，註釋，習題及語法和作法之類的東西，看出編者是用過一番工夫的。但做得不够不當的地方還是到處存在着。（筆者擬另寫專篇詳細商榷一下。）編輯的人本身對於這一部課本也並不自滿，他們說：「所選材料未盡得體」，（見高中國文編輯例話）「加以時間倉卒，材料缺乏，一定會有許多缺點」，（見初中國文編者的話）他們都希望教員學生隨時提供意見，以便修改訂正。如此看來，現行的初高中國文課本存在或多或少或缺點，是情有可原的。蔣匪幫統治二十餘年尙未編出一部比較完善的初高中國文課本，要求成立不到一年的新中國就有一部比較完善的初高中國文課本出世，本來是太苛，太性急一點的；不過，就現有基礎上求其改良，進步、逐步達成理想，却是應該而且必須進行的。

今天的任務是如何針對中學國文的目標——使中學生確能掌握閱讀跟寫作的方法同能力——編出一部比較完善的國文課本。對於這個任務，我們試從兩方面研討：一是選材的問題，一是編輯的問題，「先選後編」，「精選精編」：是題中當然之義。我們先談選材。選些什麼？如何選出？高初中教材的性質，體裁等應否有一個區別？都是我們所要商討的。

宋雲彬先生說：「中學國文的教材必須包括一般人生活上所觸及的各類文字」，這一原則是完全正確的，當然範圍很廣，宋先生說：「約略舉出來，可有下列的幾種：（一）報章文字，（二）應用文字（書信、會議錄、報告書、意見書等），（三）關於自然科學的文字，（四）關於社會科學的文字，（五）史傳，（六）遊記，（七）小說，（八）詩歌，（九）劇本，（十）散文。這裡面包括得很廣，文藝不過一部份，必須均勻配搭，不能偏重文藝作品。但是，國文究竟是國文……一定要寫得流利通暢，有條有理，讀起來感興趣，才能作為語文教材……」。他所謂「均勻配搭，不能偏重文藝作品。」是編輯技術問題，留在後面再談；「寫得流利通暢，有條有理，讀起來感興趣」，是如何選材的問題，應該在此繼續發揮一下。

葉聖陶先生說：「那些懷舊傷感的，玩物喪志的，敘述身邊瑣事的，表現個人主義的，以及傳播封建法西斯毒素的，違反時代精神的作品，我們一概不取。入選的作品須是提倡為群眾服務的，表現群眾的生活鬥爭的，充滿着向上的精神的，洋溢着健康的感情的。我們注重在文章的思想內容適應新民主主義的要求，希望對於讀者思想認識的提高有若干幫助。」這話雖是大學國文的選材標準，但我想也可移做中學國文選材的尺度，不過他只說了關於內容的一方面；如果再補充一句話就是一個完全的選材標準，那就是：「我們注重文章的寫作形式適合中學青年的模仿，希望他們對於語文規律及

寫作能力的掌握與提高有若干幫助」。內容之外還得注重形式，可以再借宋雲彬先生的話來說明：「……所以語文教本的選文無論語體文言……不容忽視語文的規律。有些人過分強調了思想政治性，以為只要講的是一套大道理，新理論，可以用來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就是很好的語文教材，文字差一點無關緊要。他們不知道一個詞兒用得合適不合適，一個虛字該補上還是該刪掉，都是內容問題，不是文字問題，語言是表達內容的唯一的工具，不把語言運用得當，決不能把內容表達到家，我不相信文句的組織，詞兒的運用都還有問題的文章，會是內容充實，思想發展正確而且精密的文章，而況我們是教學國文，怎麼可以說文字差一點沒有關係？……所以我堅決主張，各類文字的選錄，意思方面得合乎時代精神，還得求其內容充實，有血有肉，思想發展正確而且精密，文字跟國語一致，絕對不能隨便採用幾篇勉強充數；如果實在選不出好多篇合適的教材，那麼不得已而求其次，則拿可用而不太滿意的文章來動手修改。修改是編輯教本的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開明書店出版的『新編國文教本』，每篇都經編者作了文句上的修改的……」。我同意宋先生看重文字形式的話，與葉先生的話合起來看，就是今後中學國文選文的惟一尺度。但是我對於他的「不得已而求其次，則可用而不太滿意的文章來動手修改」的意見，却不敢苟同。我們且慢說尊重原作者的漂亮話，我們只說「文章的內容同形式往往是一個時代的思潮及當時人民生活的反映，周秦的作品形式（如遺詞，造句，布局等）不同於唐宋，唐宋之不同於清末民初？五四前後之不同於當前，都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我們把每一篇文章加以修改，勢必影響詞位、句式、語氣、風格，淆亂後人耳目，其將何以考見真偽？其將何以考見一時代文章形式之特徵？（如用字造句均在內）我想「可用的」文章就不會「不太滿意」；「不太滿意」的文章，就不會「可用」。開明的新編國文讀本，「每篇都經過編者作了文句上的修改的」，（既作了文句上的修改，就會與原作者所處時代一般寫作形式上的詞位，句式、語氣、風格……有所不同。）難道都是選的「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文章麼？難道古今中外就真選不出一些值得中學青年讀的文章來

麼？難道魯迅及其他名家的早期作品盡是「讀不順口」一「字句上的毛病更多」的麼？既明知有文字上的毛病，爲什麼還勉強選取呢？篇篇都有毛病，篇篇都來修改，對讀者、對社會，會不會有不良影響呢？當然修改的目的是爲了文從字順供給青年更多的範作，更好地去學習，本可以不顧真偽及考見特徵等問題；不過，我的意見，與其要修改，不如不選；如萬不得已要選，也只能把打算修改的地方在篇後指出，使教者與學者能作比較的研究，了解，或者在被修改的詞句後加一夾註，指出原文作什麼及所以修改的理由，這樣也許對青年們的寫作更有益處。一管之見不知宋先生及「新編國文讀本」的編者們以爲然否？

關於選材一問題，我多半同意葉宋兩先生的意見。我以爲要編一部比較完善的中學國文課本，先要把正確的見解統一起來，集中起來；不正確的見解提付討論，說服它，修正它。然後照正確的見解進行選材同編輯，才有比較完善的國文課本出世。

上面把選什麼及如何選兩問題解決了。其次我們要討論的就是選輯高初中教材除文字深淺的區別外，應否還有其他性質或文體上的區別？我以爲初中應全部選語體文，絕對不選文言文及新舊詩歌（這部分地同意王澗源先生的意見），而所選的語體文又必須篇幅簡短，能與小學程度相銜接。至於高中仍以語體文爲主，篇幅也不宜太長；此外酌選古文、詩經、漢、魏、隋、唐樂府、歷代民歌及已有定評，而形式堪爲模範的新體詩。高中學生讀古文的目的，並非要他們學做古文，而是別有原因在：第一、要他們更透澈地了解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迹，並批判地接受中國文學的遺產。毛主席說：「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見新民主主義論）這一指示是高中國文課本選輯古文的一個依據，同時也是一個最高的指導原則。第二、文言文在目前新社會生活的接觸上還部分地使用，高中學生學習一點古

文幫助他們應付生活上的需要也不是徒然的事。至於選讀從詩經到現代民歌之類的東西，是使高中學生在它們之中對歷代勞動人民的生活獲一生動的印象，從而於歷史內容的了解也有所幫助。

#### 四

如何選材的問題解決後，我們可以進而討論怎樣編輯？「編輯」的作用不能局限在排列課文，必須着重於消化課文。有人以為材料選定了，編攏來還不容易！頂多按文體，按深淺分一下先後，印好了裝訂成冊就行了。現在的高中國文就顯露着這種草率的面貌。其實選材不難，編輯才是真難；國民黨反動統治二十多年沒有編出一部理想的中學國文課本，毛病出在選材上固然不少，但主要的癥結還是在編輯上。所謂教材的編輯，是將課文作一番消化的工作，把教法及學法作有體系的編訂，使教者便於教學，學者易於接受。嚴肅、認真、負責而有學養及見解的編者對於處理教材是決不會僅僅讓它按文章淺深，體裁異同機械地排列一下就算盡了編輯的能事的。過去編課本的人，大多偏重在教員之「教」，而疏忽了學生的「學」。他們是從教員使用注入式填鴨式的教學方法去着手編輯教材的，沒有考慮如何誘發同學們自動自覺自發的學習心理、興趣、及習慣；他們把學生看成受訓的普通動物一般，沒有把他們看成除被動受訓外，還可以自動學習的為萬物之靈的人。他們把教與學分成兩橛，離了教員這媒介，學生便無法獨立地進行國文方面的學習。使用雜誌式的教本，優良的教師還可靠學養及經驗使學生得點好處；差一點的教師拿着課本摸索方法之暇，實談不上給學生多少益處；學生做了他的試驗品，結果還得不到有效的幫助。我認為學生的閱讀能力差，寫作能力差，一部分固由於教師之教學不良，大部分還應歸咎於課本之編輯不善。王泗源先生說：今日中學生讀過古文的百分之九十八九寫不通文章。如果情形真如此，我想這原因教師固不能辭其責，但是編者把文言文孤立起來，沒有使它與學習方法相結合，先作一番「如何消化」的工作，學生預習不便，加以教師講授無方，以

致學生無從吸收它的優點，相反的沾染了王泗源先生所說的「生硬、怪強、不通」的缺點。這不能怪文言文的本身，只怪編者編輯失宜。

我以為一部成功的國文課本的編者本身就應該是一個富有教學經驗的成功的國文教師，他應該深切了然於中學生的生理的、心理的、發展過程，並有法子去掌握、培養、提高中學青年的學習情緒習慣與興趣。他不僅僅只是表面上把材料按體裁分配於各年級、按淺深排列於各課本，及粗枝大葉地附加不關痛癢的「作者生平」，掛一漏萬的「註解」及不能掌握重點或核心的「習題」；他應該更進一步用一番心思精力，把自己及他人的教學經驗融會貫通，提升到理論，在每一篇文章之後，無論文言文體、散文、韻文，深入地，有系統地完成下列的消化工作：一、註解，（須與課文血肉相關，不可機械地照抄辭典。）二、內容分析，三、寫作時期及背景，四、文章體裁及中心思想，五、表現方法及特點，六、值得學習之處——閱讀上的及寫作上的均須把要點指出來，七、作者生平，八、與本篇比較材料之介紹與提要，九、如何聯繫實際習作——語文對譯舉例，韻、散、互變舉例，長、短互變舉例。十、問題研討——凡為學生所必知而又可能為教師所疏忽的有關：甲、思想性的或藝術性的，乙、文法上的或修辭上的，均須擇要作成問答，使同學舉一反三。這十項的次序，也就是國文教學過程的必要步驟，不可隨意顛倒，這是應該首先注意的。（擬另寫專文闡述）其次必須以新形式新內容表現出每一項工作的相關性，有機性，不可沿用老一套。做得好的話，這十項本身就是一篇學術性的作品。再其次，離開課文，說得天花亂墜，徒示淵博；或支離破碎，無關痛癢，暴露低能；都是要不得的。這種工作完成後，再按每一篇的體裁，深淺，性質，均勻配搭，編訂成冊，才可算是比較完善的國文課本。如果沒有附加這些足以幫助教員——尤其是學生去消化課文的材料，或雖有而無系統，不關痛癢，都不夠稱為國文教材，只能算是以類相從的文選，可以當雜誌泛覽，而不可以當國文課本去精讀。值得精讀的國文課本，就非附加這一有系統的幫助消化的資料不可。以前朱自清葉聖陶兩



先生也會編過一册精讀舉隅（商務出版），其性質與我說的大略相似，但還不够理想，主要是因爲它尙不十分完善。我所說的這樣的課本，是將選文，教法，學法，（參考資料）冶於一爐，是將教員之「教」與學生之「學」結合起來。過去的教材只簡短地附加一些「註解」、「作者生平」之類；從來沒附加這麼一套有系統的資料，聽說是他們想使學生養成自動運用工具書的習慣，多去預習，不致太多的依賴教師。也有另編教學法的，但只給教員專用，視爲祕寶，不公開於學生，深怕學生一下子知道了文章的底細，使他們再沒有新鮮的資料可講，無法敷衍鐘點。其實這都是錯誤的，徒然使教師們永遠停滯在注入式或填鴨式的教學法的破舊的道路上，對自己有麻痺的作用，對學生無啓發的功用。今天我們要以新觀點新立場去看教材，去處理教材。教材的目的是幫助同學們掌握並且提高其閱讀跟寫作的方法與能力的；學生果能根據一種附有「幫助消化」的資料的課本自動學習無須教師多講，那正是咱們教學任務的近於完成，痛快之不暇，尙何可慮之有！這樣的課本一旦出世：對教師說：有經驗的可以精益求精，鞭策自己在現有基礎上設法去提高一步；無經驗的、學識差池的，也不致臨渴掘井、臨時摸索，走太多的迂迴路線，拿學生作試驗品；甚至還可以利用課本上有系統的參考資料磨練自己，使在短期內成爲一個優良教師，這就不但訓練了學生，同時也訓練了師資，真所謂教學相長，相得益彰。其次就學生說：高材生可據以自由發展，低能兒可據以誘發智慧。過去的教本，學生在預習時、頂多據以找出幾個生字、難詞、難語句；有工具書的查一查，沒有的只有「恭候」教師光臨，這樣的預習學生既不感興趣，範圍也太狹隘，效果實太低微！本來有學習興趣的，也許在預習時就被打回去了；把國文看成一回很艱難的事兒。如果有一部像我所說的課本出世，學生預習時就可由了解而生興趣。不管白話文言，都可自己欣賞一個梗概，體會出寫作的方法，再經教師指點，則內容及形式的奧妙全可恍然澈悟，同時還可使學生對文言文的看法根本改觀，有了語文對譯一項，就可了解古今語言的異同，不致寫成文不文白不白的文章。再其次就教與學的實際過程說：有了這樣的課本，師生才